

To our youth
perhaps love

深爱一个人，就是最幸福
能忘掉结果，却难忘掉遇上

每一个温暖而淡然的如今，
都有一个悲伤而不安的过往。



青春是一场 无知的奔忙

天倪 著

青春是一场天真无知的奔忙，
总会留下颠沛流离的伤。

少女心事
如锁在心

青春恋爱读本

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
但愿它永远不会改变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青春是一场 无知的奔忙



天倪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春是一场无知的奔忙 / 天倪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4. 7

ISBN 978-7-5104-4804-1

I. ①青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59356 号

青春是一场无知的奔忙

作 者: 天倪

责任编辑: 黄倩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 200 千字 印张: 16

版 次: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4804-1

定 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[目录] Contents

001	第 1 章	115	第 8 章
013	第 2 章	151	第 9 章
026	第 3 章	172	第 10 章
041	第 4 章	180	第 11 章
060	第 5 章	207	第 12 章
073	第 6 章	226	第 13 章
095	第 7 章	251	[尾声]

第 1 章

月亮爬出来的时候，带来了几颗星星。我眷恋地望着，直到太阳爬出来，把星星带走。

浑浑噩噩地在房间里躺了四天，感冒仍未见好转。

头痛，乏力，恶心，虚汗，眩晕……我仔细分析了自己的病情，似乎又不是感冒。没有对症下药，所以仍旧躺在床上。

潜意识中，我似乎并不希望自己好起来，我渴望这样一直躺着睡下去，糊里糊涂，不想让记忆苏醒。

二十三岁了，终于二十三岁了！工作以来的第一个生日，钧雨不在。

我颓然地望着天花板，吊灯逐渐模糊起来。我拿了一个更厚的垫子靠住肩膀，抵住自己的阵阵眩晕。

身子刚刚坐起，却摇落了满眶的泪水。这时我才能体会，爱情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，而是平平淡淡的陪伴。此刻我只想要钧雨的陪伴。

打开手机，静静的。我开始满怀期盼地等待。五分钟后终于有了短信的声音。我探起身来亟亟地查看：

感冒好点了吗？不行就去医院吧。

原来是芬妮的，不是钧雨。我怅然地往后一靠，第一次面对好友芬妮的关心，我竟然有了泄气的神情。

还是浑身无力，药一直在吃，还没见好，我想等明天再不好再去医院。我懒得动。

把短信回过去，更觉得再没有多余的力气了。

该死的钧雨，难道他就无动于衷吗？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，他简直是见死不救！平时还总有短信的，今天，最重要的今天却什么都没有！二十三岁的生日，钧雨忘记了吗？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对钧雨，我常常有了怨怼的情绪。也许是问候不再频繁，电话不再热线？也许是两地的相思让人筋疲力尽，奄奄一息？一年前他就被派到上海了。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，我根本无法接受。一年前就无法接受，一年后，仍是这样。钧雨却有着很强的适应力，他喜欢尝试，喜欢冒险，喜欢挑战，喜欢繁华，喜欢美丽，而上海恰好满足了他的一切想望。此刻，他在做什么？根本无从知道。

距离最令人生畏的是，你无法确定在那个你想念他的时空里，他是否也同样想念你。

我沉沉地躺下，定在手机上的目光更显得呆滞。二十分钟过去了，仍没有钧雨的短信。

是否这个生日就这样在病中度过？没有任何人的祝福，甚至包括钧雨。第一次他把我的生日忘记，一年就这么一次，他真的就这样忘记？

不，不可以！我倔强地把短信发过去：

你忘了我的生日，你好忙啊。

又是五分钟，终于有了钧雨的消息：

我没忘，礼物前天就寄出了。你的生日我哪能忘。生日快乐！

谢天谢地，钧雨没有忘记！我踏实地合上了手机。我是怎么了？脑子烧坏了吗？我竟然怀疑钧雨，怀疑他对我的爱。一切都没有变，变质的应该只有我的敏感神经。

“瑞君，你可得留心钧雨啊。你们不在一个城市，他在那边干什么你都不知道啊。我可是听说上海女孩儿对男人可有一套了，能直接抓男人的衣领看牌子的。如果发现是名牌，那直接能往上扑的。上海姑娘最物质了……”

又想起了芬妮的话。对她善意的提醒我却无能为力，又能做什么？买一个超长摇控器操控他？安一个隐秘的摄像头偷偷观察他？还是找一家侦探社二十四小时跟踪他……通通都不能实现。既然如此，那还做什么？

始终不能相信爱情命运可以人为地操纵，所以还不如听天由命，顺其自然。

头最痛的时候，门铃响了，我挣扎着跑去开门。

“小姐，你的特快专递。昨天我们就来了一趟，没人开门。”外地口音的小伙子，声音急促。

“噢，谢谢啊。”

脑子空白了一秒，我签收了一个方形的包裹。

这是钧雨的礼物。我的心突然一跳，嘴角已弯出弧度。还好，还不算太晚。钧雨答应过我的事他一定会记得的。我心里安慰着自己，手已经在急迫又紧张地拆包裹了。接着，一直迟缓的心跳开始沉笃笃地跳起来。层层剥离中，我变得泪流满面，完全像是在剥一颗大个儿的洋葱。

打开一个红色的锦盒，是一只翡翠绿的玉镯子，还有一张卡片：

瑞君：

生日快乐！愿你天天开心！笑口常开！

钧雨

一朵淡粉色玫瑰的卡片，与张慨寄来的如此相似。不同的是它们前后差了三天。

张慨还送来了一个蓝色的相框。我把一张和钧雨最鲜艳的合影放在里面。镜头中的钧雨亲昵地抚着我的长发，连笑容都是梦幻的。

明知道张慨会不舒服，可我从不考虑他的感受。在张慨面前，我向来是冷血的。除了这样，我不知该用什么方式与他相处。

轻轻地戴上玉镯子，冰凉凉的。

终于盼来了钧雨的礼物，看到了黄玫瑰，盼来了这只玉镯子。

兴奋和喜悦只维持了片刻，我却怎么也笑不起来了，腿软软地就倒在床上。泪汹汹而来，不可收拾。心里一个声音在问：这是怎么了？

窗纱在黄昏的风中舞出柔美的曲线。我想起了那袭白纱裙，我穿着它也是极柔美的。那是去年钧雨送我的生日礼物。我说可以当婚纱穿。钧雨不同意，他说婚纱会比这条更漂亮。因着这句话，我便开始了长久的期待。我把每间屋的窗帘都换成了白色的轻纱，给自己最好的祝福。

那时的钧雨完全与现在不同，他始终在我身边，爱——夜夜来袭。我像穿上水晶鞋的灰姑娘，过上了与以前迥然不同的生活。那时的我即使生病都没有忧郁，即使吵架都不会生气。那段仙乐飘飘的日子把我宠坏了，任性、骄傲、跋扈、快乐、无忧无虑……突然地，钧雨就走了，留下一大段隐隐忧伤的空白，留下一个孤独的手

是无措的我。

分开的日子我艰难地活着，为了每一次的重逢、每一次的相聚艰难地活着。丢失了水晶鞋，我又变回了那个悲伤的灰姑娘。

即使今天收到了钩雨的礼物，我仍是那个忧郁的姑娘，满腹心事，奄奄一息。我宁肯不要礼物，只要见他的人。

晚上又没有吃东西。没有胃口，也没有任何东西可吃。

我放了一张很旧的 CD。它已在机器里躺了有段时间了，却有着比我更好的体力。每次播放，它都不会辜负我的耳膜。

音乐或许是救赎灵魂的最佳良药吧。

这是钩雨的 CD。相识的时候在他车里发现的，一发现我就据为己有了。很好听的一张。

钩雨笑呵呵地说：“看上什么就拿走，最好把我也拿走。”

不知为什么，据为己有了却不再听了。直到一星期前找到它，把它重新擦拭干净，给它新生——

你说的话，在我心中生了根。

爱得很深，所以心会疼。

记忆在我心中翻滚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笨。

只怕再问，对彼此都太残忍，我能感觉另外一个人。

我等，等笑容换成泪痕，爱在崩溃的时候，比较真。

太多疑问，知道答案又如何？

原来容忍不需要天分，只要爱错一个人。

心痛比快乐更真实，爱为何这样的讽刺。

我忘了这是第几次，一见你就无法控制。

孤独比拥抱更真实，爱让人失去了理智。

会不会是我太自私，拒绝更寂寞的日子。

放不开，也看不见未来。

难道这种不完美，才是爱情真实的样子……

音乐从 CD 机里轻缓地流淌出来，回忆又一点点拾回来了。

这首歌已听了快一百遍了，每天醒来的时候、饥饿的时候都要听。

为什么忧伤的歌总是让人百听不厌？

我又点了重播键，沁人心脾的音乐就如同清泉流过心底，一遍遍，永不厌倦。

突然地，没有任何预兆地，就停电了。

昏暗的寂寞光线里，只剩我一个人。

这个突然静止的空间，仿佛依然回荡着歌声。

孤独比拥抱更真实，爱让人失去了理智。会不会是我太自私，拒绝更寂寞的日子。放不开，也看不见未来。难道这种不完美，才是爱情真实的样子……

我继续把它唱完。忽然就觉得口干舌燥了。

我点了一支从钧雨手中强行夺下的烟，猛吸了一口，咳嗽两下，烟就灭了。于是，我把整包烟都丢掉，从此讨厌抽烟的男人。如果钧雨再抽烟，我一样讨厌他。可钧雨不在这里，我根本不知此刻他是否正燃着香烟，饶有兴味地吞吐烟圈。没有我在身边，钧雨一定是自由的，无人拘束的。

这样想着，仿佛烟味就缥缈地来了。我熟悉这个味道，那个味道从哪里来？一点点找过去，难道是从楼道里穿墙而入？难道钧雨真的回来了？

我迫不及待地把门打开——悄无声息，没有任何踪影。甚至再往楼下看看，换来的仍是失望。

好笑地摇摇头，重新把门关好。我笑那个神经质的自己。

整夜都在咳嗽，浑身无力。额上不知从什么时候跑出来的青春

痘正一张一弛地疼痛着。

二十三岁的生日，钩雨不在。忧伤藏在空气里，只要一呼吸，它就轻易地钻进你的身体里。也许是生病的时候，人都会比较忧伤？

入夜，屋里的灯才亮起来。

我看着钩雨的照片，努力使自己舒服起来。

时光忽地破了一个甬道，我掉了进去——

“哎，给你做道心理测试吧。”我躺在钩雨旁边冲他笑。

“什么心理测试，我才不信这个呢。”钩雨把胳膊滑过来，搂住我。

“测测嘛，挺准的。”我拿出一本有趣的小书，“你听着啊，这可是测你的偷情指数的。西红柿你喜欢哪种吃法：（1）番茄夹蜜钱；（2）番茄炒蛋；（3）番茄沙拉；（4）番茄汁；（5）直接生吃。哎，你喜欢哪种？”

我把钩雨的手臂拉住，求他回答。

“番茄吃法，我喜欢番茄汁。”

“番茄汁，啊，你选（4），告你答案吧，你的偷情指数是99%，你属于胆大包天型。可恶，你还真胆大啊！”

我捏住钩雨的鼻子，不松手。

“哇，好疼啊。你呢，你选几？快说说别的答案。”钩雨拽住我的手指。

“我选直接生吃。我属于无胆忠心型，偷情指数才20%。就我选这个是最好的，选（1）番茄夹蜜钱，偷情指数40%，属色大胆小型；（2）番茄炒蛋，偷情指数80%，也属胆大的；（3）番茄沙拉，偷情指数55%，属于虚张声势型。怎么样，挺准的吧。”

钩雨白我一眼，没吭气。

“再测测你对旧情人的印象吧。”

“哪儿那么多怪题。”

“听着啊，如果你遇到了一次车祸，你觉得你的伤势会怎样？”

(1) 撞死；(2) 重伤，昏迷；(3) 被安全气囊打伤；(4) 轻伤；
(5) 完好无损。你觉得会是哪个？”

“我应该没那么倒霉吧，选(3)吧，被安全气囊打伤。”

“呵，被安全气囊打伤，你的答案是：‘一个很无聊的游戏。’”
我抬起头瞟了一眼钧雨，“喂，你的上一段恋情你认为是一个很无聊的游戏吗？”

“你呢？你选几？”钧雨避开了我的眼神，直接问。

“我选(2)，我一定是重伤，答案是：‘一个忘不了的遗憾。’”
我重新躺下，眼睛黯淡地望向了天花板，“钧雨，你不会让我留下一个忘不了的遗憾吧？”

“玩游戏你还认真了？算了，不玩了。”钧雨坐起身来。

“不行，你害怕了，害怕我看穿你吧。不行，接着做——”我把钧雨再次按倒，重新躺进他的手臂，大声地念，“如果让你选一件皇帝的新衣，你会选哪件？(1) 什么都不穿；(2) 性感的豹纹丁字裤；(3) 若隐若现的透明内裤；(4) 芭蕾紧身裤；(5) 皇冠加四角裤。”

“什么皇帝的新衣啊，这又是测什么？”

“快选啊。”我又重复了一遍。

钧雨选(1) 什么都不穿，想了想，他说(5) 也可以。

我绷不住地笑起来。

“笑什么，快说答案。”

“告诉你，这是测你性能力的。”我半坐起来。

“这还用测，你不知道吗？”钧雨又把我按倒。

“哈！你完了。听着啊，选(1) 性能力是40%，雷声大雨点

小，极没自信。（2）是80%，比较强。（3）50%，跟着心灵走，聊天就行，外强中干。（4）呢是99%，威力惊人。选（5）呢是20%，关机了，几乎无欲望。你也就选（1）和（5），哈哈，原来你这么差啊！”

“你这家伙敢嘲笑我，看我饶不了你。”

钧雨一跃压到我身上，呵气一般地吻起来。

“哎，这么晚了，你该回家了。”我笑着滑过他的唇。

“今晚我可不走了。”钧雨按住了我的双手不肯松开。

“啊，救命啊……”

笑声凌空而起，在唇齿间跃动。

钧雨的吻，缠绵而悠长，像蝴蝶贪恋着花朵，永不满足。

我的视线又开始模糊了，钧雨的照片成了一团朦胧的影像。

窗外，烟雨深深，我听得到雨丝窸窣窸窣地坠下来。忽然，夜空璀璨地一闪，我知道接下来就应该是可怕的惊雷了。

“轰隆”一声，窗户被震得吱吱作响。我更紧更紧地抱住自己，就像钧雨那样紧紧抱住。

“钧雨，我给你梳梳头吧。”

我拿着一把梳子悄悄来到钧雨身后。

“哟，今儿怎么这么好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”

钧雨盯着电脑，埋头打字。

“看你忙半天了，给你放松放松。”

我把钧雨的头发梳成中分，最后扎了两个朝天辫。

钧雨完全没理会我，只顾打字。

我看着自己的杰作，暗自偷笑。

“好了，梳完了，舒服多了吧。你慢慢打啊，我做饭去。”我立

刻逃离现场。

“好，快去吧，今儿表现这么好啊！我还真饿了。不吃面条啊，好好炒两个菜……”

刚进厨房，就听到了钧雨的惨叫：

“张瑞君，你把我头发弄成什么样了？你这个坏家伙……”

关掉所有的灯，枕着那只玉镯子，我开始尝试睡眠。

夜愈来愈凉。我抚摸着自已因寒栗而根根竖起的毛孔，艰难入睡。

“怎么又睡不着了？”钧雨突然醒来，被我的眼睛吓到。

“是啊，都是你打呼噜，吵得我根本睡不着。”我把头贴到钧雨的胸口，委屈地。

“那我背你好不好？哄你睡？”钧雨坐起来温柔地看着我。

“好啊——”我一跃而起，伏住钧雨宽宽的肩膀。

“走五圈够不够？”

“不行，要走二十圈。”我在钧雨背上任性地睡着。

“哇，你要累死我呀。”

“那我睡不着嘛。”

“好，好，我的乖宝贝，快点睡……”钧雨像哄小孩子那样驮着我，慢慢地，一颤一巍……

那一刻，幸福死了。如果能一辈子这样，便不枉此生了。

屋里安静极了，再没有了呼噜声，再没有了任性的撒娇声，再没有了一颤一巍回到童蒙的香甜小息……

我把身体曲起来，像蜗牛那样曲起来。

“我在兰州呢，想我了吧？”

钧雨的声音欢快地从电话那头传来。

“怎么又跑到兰州了？你不是要从西安直接回北京吗？”

我抓着话筒，紧紧不放。

“他们又要组织去兰州玩，我也没办法啊。”

“你可以不去嘛，兰州有什么好玩的。”我的脸已拉得好长。

“我们才一星期不见，你就受不了了？”

“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”

我的口气软下来，像只受伤的小猫。

“下周吧。哎，我给你买了个玉镯子，他们说这里的玉镯子特别好，戴上就不会生病。”

“那你快给我呀。”

“着什么急啊，总得等我回来吧。这样吧，先不给你，过生日再给你。”

“讨厌，我生日还早着呢。”

“好了，他们催我上车了，挂了啊，我再打给你啊……”

钧雨的声音在屋里不停地梭巡。各种情愫齐齐聚在一起，涌上心头。翻过身，我把手臂伸过去，却扑了个空，钧雨还是不在。

我又抽噎不止地哭起来。

“喂，你怎么那么爱哭啊，简直成林黛玉了。你原来不是这样啊？”

“废话，谁让你对我这么差，你要对我好点，我能这样吗？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都是我不好，行了吧。”

“钧雨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告诉我好不好？”

“没什么事，你怎么整天疑神疑鬼的，能有什么事？！”

“那你怎么老不回来，都多长时间你没回来了。上海有什么好？

你就那么舍不得回来？”

“我这是工作，你以为我在玩啊！”

“工作、工作，你永远都在工作！工作难道比什么都重要吗？！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我不想跟你吵，我这边还忙着呢，我挂了。”

“钧雨，你敢！我还没说完呢！”

“还有什么好说的！每次给你打电话，你都这样，好像我欠你似的！”

“你……对，你就是欠我的！”

“你就不能说点儿我爱听的，永远跟怨妇似的。”

“对，我就是怨妇，怎么，你后悔了？”

“行了，越说越没意思了。我还得工作呢，再见！”

“钧雨——”

电话嘟嘟地响个不停，原来是我一翻身，把话机碰到了地上。

重新把电话挂好，整夜我把自己浸泡在泪水中。

究竟何时才能回到美好？时间能给我答案吗？

有个声音对我说：时间只能让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腐败。青春害怕时间，生命害怕时间，爱情害怕时间，就连没有生命的建筑物依然害怕时间。

那声音由远而近，那样熟悉地，缓缓向我走来。

何时，钧雨成了我的时间？

只有他能给我答案。

终于体会出，原来爱情与忧伤是不能分离的，我无从选择，也无法逃避。它们源自同一个源头——那个叫钧雨的男人。

二十三岁的生日，钧雨不在，爱还在不在？

第 2 章

“好几天没看见你，怎么，病了？”

张慨的声音在电梯里很有磁性。

“噢，感冒了。”

我局促地与他并肩站着，虽然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我的声音仍是那么拘谨。

“感冒得多喝水，怎么不再多休息几天，你脸色不好，还没完全好吧？”

张慨仔细地着我的侧脸。

我垂下头去，躲开他的目光，“差不多好了，老躺着也得躺出病来。”

张慨突然伸过手来，我吓了一跳，本能地一躲。他按了六层，又按了一下十六层。

我们竟然谁也没有按电梯。我尴尬地冲他笑笑。

“下班来我办公室吧，我们聊聊好吗？”电梯门突然开了，张慨